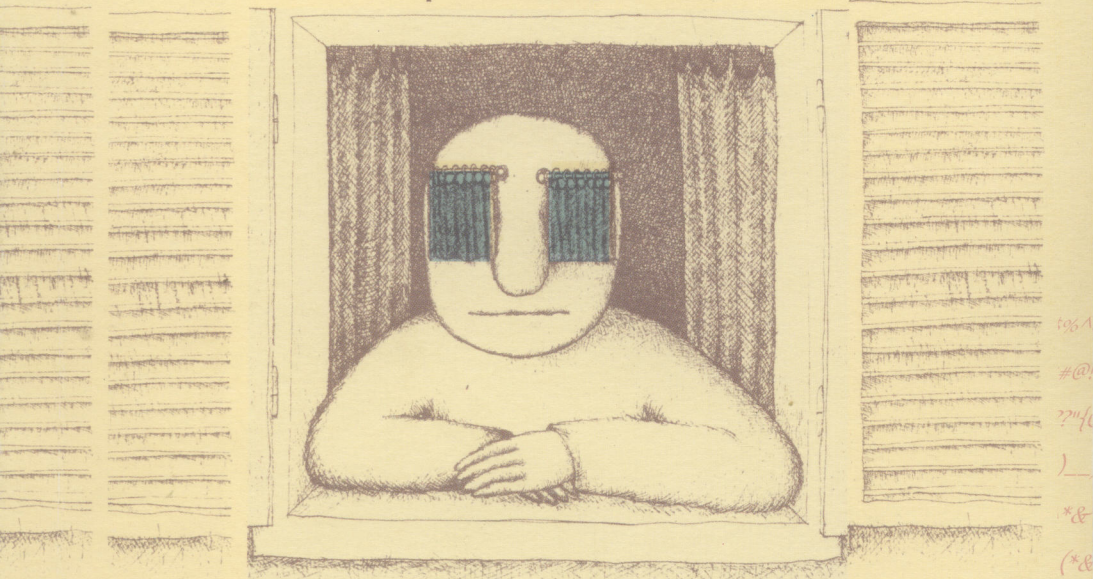


破道语

图·文 杨志强



智者说话是有话要说，患者说话是因为想说。



50

呖语道破

图·文 杨志强

I267

Y335



目 录

辑一 无聊才读书？

读书	7
风檐展书读	16
躲进书里	20
无聊才读书？	23
古典的魅力	27
逃学偶遇	34
神话	41
千面人生	47
“中国的豆腐是很好吃的”	55
“虚无”与真实	59
阅读历史	69

辑二 闲言碎语

- 秘籍里的中文 75
- 语言和诳术 79
- 另一种真实 83
- 人算不如天算 87
- 巴别塔的随想 91
- 心病还需心药医 95
- 江湖文化 99
- “文化沙漠”里的“次文化” 105
- “狗咬人”和“人咬狗” 111
- 琴瑟之梦与倒果为因 117
- 永恒战争 121
- 谈“情”说“爱” 125
- 道貌岸然? 131
- 解药 139

结 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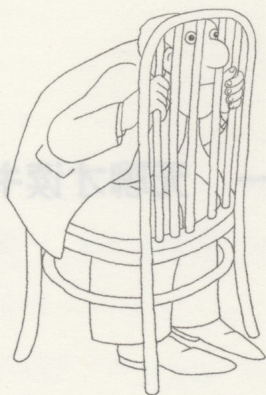
- 微言小义 151



辑一 无聊才读书？

读书





最初是我们造成习惯，
之后是习惯造成我们。

——王尔德



屈原不是有《天问》吗？

读书

小时候，家里管得严，不许出门玩，放学后百无聊赖，唯一的节目是翻箱倒柜找书看。幸亏家里书也多，于是小三前读完了《三国》、《水浒》、《西游》等一大堆每个中国男孩的必读书，小学毕业时，“五四”到三十年代的新文学及西方近代著名小说，大致已熟读，还把一套足有四块砖头厚的《辞源》由头到尾读了两遍，到念中学时，我已在啃历史和美学了。因为读书早，每进学校都比同学小两岁，男追女逐的打闹永远挨不上边，只好常坐在一旁发呆，由是班主任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冰山”。我对这充满文艺色彩的封号却不抱好感，因为这有向往当其酸溜溜的文艺青年之嫌。我并没有想过当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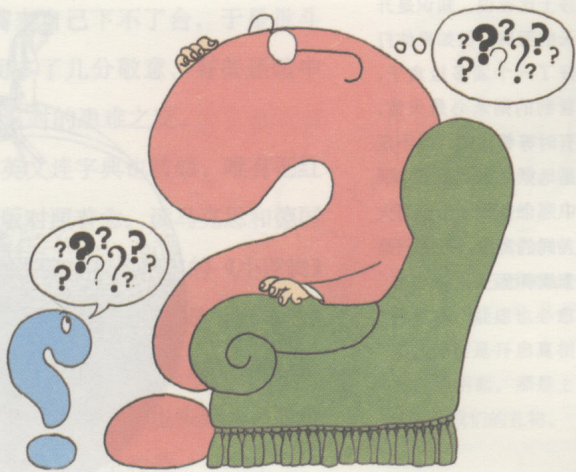
富兰克林说：“读书难，思索难，两者缺一便全无用处。”我们的古人也说终日而思不如须臾所学，但人总是对某些事情大感不解才找书读的。



家，甚至后来学画也没想过当画家。学什么读什么，当时只觉得个中是个引人入胜的无底洞。我喜欢这无底洞，这是一个由前辈学人按十九世纪的理性思维编织的大千世界，一切都顺理成章，包括现存的社会制度、风土人情、典章文物。我爱这一切，也愿自己透明如水晶，镶在这天地里，如果没有“文革”……

由是我床头便多了许多以前碰也不碰的书：既然我们向往的是由两个德国人发的端，两个俄国人建的树，就从祖师爷那儿开始读吧……这四个人的全集加起来足有近百卷，两年中我读了泰半，发觉愈近原祖则愈可爱可敬可亲。我开始想写点什么，于是大祸临头，先是牢狱，后是戴着现行反革命帽子送农场改造，干不是人干的活，还有无日无之的批斗游街……有一天傍晚，我收工路过一个澄澈的

水库，四下无人，洗手时无意间看到自己还有点稚气的脸，想到在这世界还未活满二十二年，往后若年年月月要过这日子还不打紧，因为事前也早料到会有这结局，但如铅似铁的现实令我疑心。是我太相信书上的东西，才会误信这世界有真理？我以前读过的，



是否只是古今中外一代接连着一代的书呆子在痴人说梦？若人类号称智慧和光明的东西不过是梦呓，活在这世间还有何意义？我惶惑，却不甘跳进水库里了此一生，便躺在大坝上仰望还发着蓝光的苍穹。但见白云是那样皎洁，那样崇高，令人油然记起贝多芬的钢琴声响。远处，田野一片无边的绿，还有点缀其间的村落，炊烟萦绕，是何等的美。那些祖祖辈辈什么也不想的农人正张罗着粗饭淡食吧？为什么这些平素看来善良可爱的人，一到可奉旨行凶时仿如参与兴高采烈的嗜血庆典？我又想起了狄更斯的《双城记》，历史就是如此这般的人写成的吧？若如是，人是什么？人性又是什么？在顷刻与野兽无异的人性面前，文明和理性又有何价值？

我缓缓地拖着疲乏的脚步回去。是的，我还读得太少。屈原不是有《天问》吗？若我能弄清这人世间乾旋坤转的底蕴，即使这辈子都倒霉，那又如何？

西人爱说：世界是一本大书，只看我们是否会读它。好书不回避对世界的问号，世界也总是在人们面前不断地展示对既有书本的问号。我们就生存在这个充满问号的世界里。

莎士比亚说，知识是升天的羽翼，但如果你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盒子，看到的则未必是天堂，有时等着你的，说不定是地狱之火。希腊神话中那个普罗米修斯窃火人间的寓言，可不只是个故事而已。



二

在那个年头，现行反革命是四类分子，人称“四叔”。被判专政对象即逢人低一等，谁都可当面侮辱你，指使你做最脏最累的活。判刑还有个年期，“四叔”却是终其一生的贱民。没人把你当人也有个好处，便是谁也不用应酬，尽可专心读书，冷眼人间寒热。日子在一年一年地过去，时势的转变也在戏剧性地一字一句地让我不幸言中。人们都在窃窃私语，但批斗不但没停止，新的发难更接踵而来。这可难为了那些不找别人麻烦便不安乐的人，加上我床头放着一大堆人们奉若神明、但谁也没兴趣看、且想看也不一定看得懂的书，批斗我

人人都夸赞安徒生《皇帝的新衣》故事里的那个小孩，但恐怕历来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行蠢事的，也多是少不更事的小孩吧？



的人都小心翼翼，生怕我回起嘴来自己下不了台，于是批斗不但成了儿戏，不少人对我反而多了几分敬意，有些还暗中护着我。如今，我还保留着许多这时的患难之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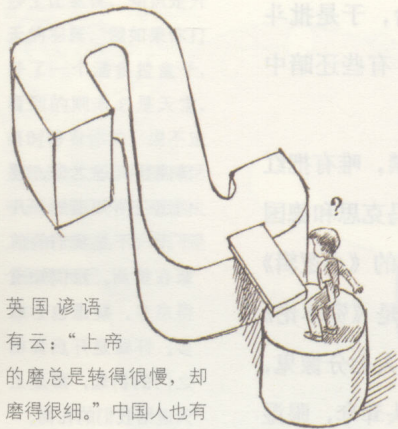
那些年也几乎无书可读。学英文连字典也被禁，唯有把红宝书、鲁迅小说的中文版和英文版对照着念。读马克思和德国古典哲学却没人非议，我便把《资本论》和黑格尔的《小逻辑》交叉对应着来读。碰巧一同受罪的有个老右派，是《资本论》中译者王亚南的学生。此人早已被折腾得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人人都把他当做可供狎弄欺凌的小丑。他平素也头昏昏，眼湿湿，装聋作哑，诈癫扮傻，但若有人暗地里和他谈学问便眉飞色舞，口若悬河。我的古典经济学知识，便是浑身恶臭地在粪池里干活时向他讨教的。至今，若我想起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总不自觉地想起一股粪味。每当夜深人静，监督我的人都睡着了，我便支撑着疲乏不堪的身子在蚊帐里点起小煤油灯，那是和“哲学之王”相遇的时刻。在瞌睡挣扎中读了三年，看着这两个已故的思想巨头各自从倒错的立脚点出发，用简单的概念、以令人叹服的逻辑、由里及表地推演出整个外观世界，每章每节都闪烁着智慧的灵光，叫人浑忘了此刻的囹圄生涯。虽生活在罐头中，心却可像出笼的鸟儿般翱翔，愈飞愈高，仿佛可俯瞰这世界。读完这两部书的那晚，我合上书本，长长地舒了口气，走到宿舍外的茅厕旁，看着远处横躺在地平线上的黑沉沉的荒山大岭，山脚依稀有一堆火在燃烧。那火愈烧愈亮，山也似乎为我

猜测是真理之母，我们迄今所知道的，几乎无一不是我们的前辈在猜测。我们知道得愈多，疑虑也必愈多。怀疑是开启真相之门的钥匙，那是上天送给我们的礼物。



打开了一个洞。那是另一个世界，我们的前辈都在那儿走着，只要我也走过去，里面尽是令人惊叹的宝藏。

至今，我还常记起这幻觉中的一幕，尽管这两部书到底说了些什么，现在差不多已忘得七七八八，也尽管后来我对这两部书有了新的看法。也许，它们已融入了我的血液中，与后来所读的化为一体，变成了另一种东西。人的灵性，就是这样形成的吧？儿时读过刘西渭的《咀华集》，文字全忘却了，只有书名还清晰记得。读书人就像贪得无厌的蜜蜂，在茫茫书海里，寻找着那些至今还放着异形的智慧



英国谚语有云：“上帝的磨总是转得很慢，却磨得很细。”中国人也有句老话：“人在做，天在看。”是以，哈代说：“好问之人，一无所失。”罗斯福则说：“我们唯一需要的恐惧是恐惧本身。”



至今我还常记起这幻觉中的一幕……

之花，细细咀嚼。没有人能说，你细嚼了哪一朵花便能成仙得道，但对心里藏着千般问号的人来说，学海无涯，所读所知的也许不过尔尔，但偶有所得，便欲仙欲死，黄金屋与颜如玉尽在其间。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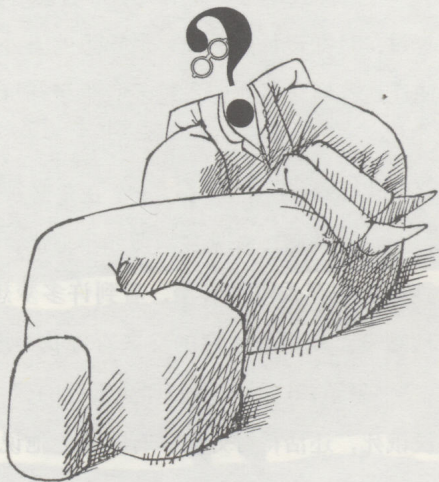
书呆子做事喜欢破釜沉舟，只要想知道的，潜水撞墙也在所不惜。也许生来禀性如是，想学得现实点也难。多年前有次听了帕瓦罗蒂唱《波希米亚人》中“啊，你冰冷的小手”，为之动容，知道歌剧是好东西，便想把能找得到的歌剧的录音或录像都领略一遍，就这样如痴如醉的听了二十多年。有段日子迷上海顿，便由他那足有三十三张CD一百零四首的“交响曲全集”开始，一曲一曲地细听，活像读书那样一页一页地领教……人生有涯而知也无涯，书呆子的钱包也总有山穷水尽的日子。有人说我这些年买书买唱片的钱足可买一房子，我没有计算过，只知道每到一地，最熟悉的去处是书店和唱片店，即使让这些店像吸血的水螅般吸干了存折上的圈圈也在所不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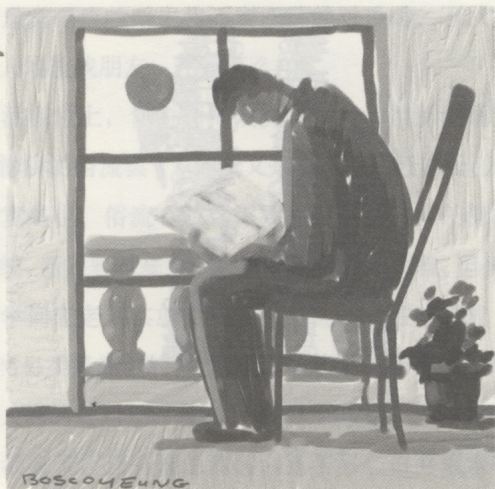
赫塞（Paul Hersey）小说写过一个人在荒野被饥饿折磨了许久的人，一旦被救起，看见食物便如狼似虎，结果让自己吃得像个西瓜。初到香港的日子，看到许多梦想多年的书，便如饕餮般搜罗。我那做生意的父亲看着我一房间尽是书，倚门叹曰：“书呆子，这是香港，你会饿死的。”父亲死去多年，我却没饿死，还活得好好的。有时想起他说这话时的表情，常想起《新约》中耶稣初传道时，有两个人跟着他。耶

稣停下来问：“你们找什么？”是的，每个人来到这世上，都得寻找什么东西。你找什么便有什么，上天总会成全那些为找什么而不惜一切的人。神话学家坎贝尔（Joseph Campbell）就常强调这一点，他是从自己的经验和无数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的暗喻中，把这看做是从古到今不分种族的智慧信条。

我是职业画人，但若此刻给自己“埋单”，相信此生花在读书和听音乐等“不务正业”的时间会更多，有许多年，更几乎忘记了自己能画画。我始终相信，一个人若只在自己的专业里钻牛角尖，再好也有限。画人到底是画他自己对这世界的理解，在画他自己的心而已。一个人要活得好好的，就必须顺着心之所指，做自己觉得不做就浑身不舒服的事。上天也不会化作头顶光环的白胡子老人来告诉你，你该做什么而不该做什么。若你信有神明，神明就住在你心中，聪明人该把自己交付给所信的。

在最倒霉的日子，有人问我，你还那么年轻，今后的日子怎么过？我说：“一包烟，一口饭，一份报纸几本书，予愿已足。”如今，烟有损健康，戒了；报纸愈来愈没看头，也戒了；饭和书则仍戒不了。书呆子最大的乐趣是什么？求知而已。





如果你把自己摆在这传承里……

一个人，若他每天心头常泛起的是莫扎特们的轻快旋律，脑子里回旋的是对这世界数不清的问号，这些问号，无数走在他前面的高人留下了许多绝顶聪明的见解，能直白的是书，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是艺术，尽管终身求索，能知道的只是冰山一角，但也足够他展开自己的触觉，做自己喜欢的事，过自己喜欢的日子。在这并不美好的人间，人生可以是美丽的，也可以晦暗甚至可以有如地狱，这与你所处的环境无关。若你能心游九极，即使你不幸堕入一个惨绝人寰的境地，只要你仍追寻心中的天国，你仍是活得最美丽的一个。文化是美好心灵的传承，是生活智慧的传承，如果你把自己摆在这传承里，你便能活在古往今来活得最不枉此生的人中间，哪怕你是跟着这队伍最后头最渺小的人。昔人云，人所具有的我具有，此之谓也。



一代代人都死去了，唯有书本为后人留下来。书是这世上唯一不死的东西。因此，我认为，缚死在书上爬梳到老的啄木鸟是不死鸟。



风檐展书读

我羡慕一辈子游弋在书海的学人，即使如绑死在一棵树上的啄木鸟般把一堆故纸爬梳到老，我想，个中也有难为外人道的乐趣。也许有人说，这专与死鬼为伍的作业会闷死人，但能有点东西留下来并且值得后人爬梳的定是其幽灵至今尚可作祟的厉鬼，与之为伍，怕会比在一堆言语无味的俗物中插科打诨有趣得多。

由是我想起尼采。此公有段日子是瓦格纳迷，在那时的德国，瓦格纳的歌剧该是最当时得令的音乐。但这两个大男人的蜜月维持不了很久，待看透了他的虚荣，尼采便转而赞美死去不久的比才（Bizet），及后更推崇一个世纪前的莫扎特和更古的巴赫。有人说，此公迷醉的东西愈来愈古，不过是从现实出逃得愈来愈远，这也许是对的。当人在活人的世界